

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组·著

非常道

凤凰卫视



何东 VS
马未都 易中天 陈丹青
崔健 韩寒 海岩

六人行纵横锋言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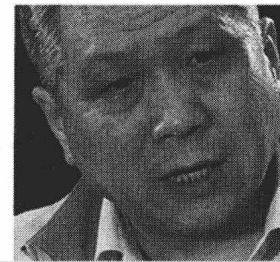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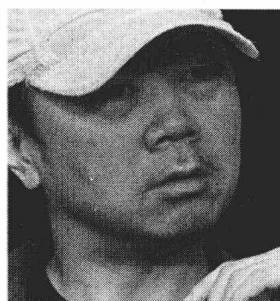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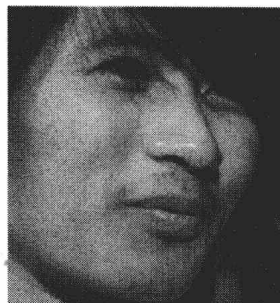
道可道 道当道 道末道

凤凰
华章

伴利道

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组·著

凤凰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犀利问道 / 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组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0.12
(凤凰华章书系)

ISBN 978-7-229-03156-5

I. ①犀… II. ①凤… III. ①名人—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685 号

犀利问道

XILI WENDAO

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组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凤凰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舒晓云 刘美慧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责任校对: 曾祥志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34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非常道》的非常之“道”（代序）

刘爽

凤凰新媒体 CEO

《非常道》的确够“非常”，乍一看，它有着一张不大合时宜的“面孔”——主持人是个“倔老头”，不比一般互联网主持人的青春靓丽、花红柳绿；节目时长动辄三四小时，并且基本不做大幅度删减；制作工序复杂，每期都有大专题，制作看齐电视标准；播出周期较长，有时两周才“憋”出一期，不像别家网站罐头产品一样的流水线生产……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在“原罪”般的量产标准下，这样节目的存在，似乎过于笨重而不讨巧了。

然而《非常道》却在凤凰网落地生根，一做就是三年，其间发芽、抽枝、开花、结果，亦历经诸多波折、反复、迂回、尝试，到今天已累计播出120期。

事实证明，它已经成为网民和客户心中的一个名牌栏目。凯迪拉克、宝马、奔驰、华硕，诸多广告大户纷纷冠名；节目内容时常被平媒直接转载报道，部分有识之士甚至惊呼它的内容品质超越了大多电视访谈；而此次结集出书，也正出于出版方对节目品质的认可。

那么“非常道”，究竟“非常”在何处？

答案正在于它的“反潮流”。在目前的互联网生态中，缺少标杆式的、有个性、有深度的访谈节目。邀请娱乐圈著名的“搅屎棍”老何东做主持人，有点类似凤凰卫视当年选择杨锦麟主持《有报天天读》。嘉宾需要一个好的对手，何东刁钻的记者视角、深厚的人生积累、以社会学解读娱乐圈的方式，让嘉宾坐在对面，四目直视之时，妙语亦汩汩而出。而节目较长

的时长，则更容易体现网络的特性：自由，真实，原生态，无篇幅限制，拒绝人为“拼接”。

以上种种，正是凤凰网的“精英媒体”定位使然。在大多数网络媒体提供文化快餐和浅阅读、浅思考的当下，凤凰网希望注入深刻、深思考的内容。实践证明，互联网不只是工具和碎片，不仅有网民恶搞与众声喧哗，它也可以创造思想，凭借自身强大的原创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媒体”。相关例子在凤凰网不胜枚举，《非常道》亦不例外。

流水线容易沦为平庸及相关机构的传声筒，《非常道》坚持沉淀品牌，坚持对嘉宾的遴选标准，三年很艰难，却挺了过来，哪怕商业回报未必丰厚，也不放弃。

《非常道》的口号是“非常表达，非常真实”，在急需言说和表达的当下中国，“真实”二字，是多么可贵。而这档节目，凭借它的深度、品质和不粉饰，部分地践行了这两个字。

这里有陈丹青对北京奥运的独立点评，有崔健对娱乐行业的犀利批判，有易中天质问“他们清高的真假”，有陈佩斯哀叹“当今小品惨不忍睹”；

这里有韩寒“真想调戏调戏他们”的肆意洒脱，有章子怡“从不妄想别人同情”的人情洞察，有李宇春“不愿被当成性别符号”的无奈心声，有王宝强“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朴拙感悟；

这里有徐静蕾“没广告我才没面子”的肺腑之言，有高晓松“反对曾轶可的人都不如她”的猖狂之语，有高希希“新《三国》好比改革开放”的惊人之论，有马未都“中华民族没有记性”的经验之谈。

……

几乎每一个嘉宾，在这里都能袒露真心，而让大众见识到他们的性情一角，及这时代无比真实的横切一面。虽是娱乐频道出品，却立足娱乐，放眼社会，这正是《非常道》的价值所在。我们不提供肤浅的娱乐，而是保留有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而平实对待嘉宾，尊重嘉宾，展现人性，这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媒体的真正所为。

“无差异，不凤凰”。《非常道》的存在，与凤凰卫视的坚守一脉相承。当年“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大行其道的时候，曾有不少人质疑凤凰的精英

路线是否该修正，凤凰坚定地走了自己的道路，才造就了今天“千金不换”的气质和口碑。

互联网内容该怎么做？答案是，没有定论，唯有探索。凤凰网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探索与徘徊。回归媒体属性，制作精英化的媒体内容，我庆幸我们没有成为 web 2.0 的陪葬者，没有步他人的后尘。

如今，凤凰网的特色门户之路已然“在路上”，资讯、历史、军事、读书、文化精品不断，气质卓然，财经、汽车、视频、时尚、娱乐等后来居上，你追我赶，共同形成今日凤凰网之中流砥柱。现在，凤凰网日均页视量接近 2 亿，已跨入中国五大门户网站行列。

走自己的路，守住一方天地，便是非常之道。

目录

序言 / 001

马未都：能延续下去的都是大众文化 / 001

百家讲坛是个献丑的地方，当下的书大都是伪书
生理乐趣时有时无，文化的乐趣享受是人生最后一刻
博物馆必须进行国际化，中国人不会享受文化的乐趣
我们时代的文化太简陋，观复博物馆是文物界的希望小学
中华民族没有记性，我看透了文学界
城市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文化，历史文献总是被篡改

易中天：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 / 049

“桃园三结义”不宜提倡，反对拍《三国演义》
培养读书在于童子功，兴趣比读懂重要
读书人最重要的是内心体验能力
蜀国是大公司，诸葛亮是优秀的总经理
骂我们上电视的人有一套混账逻辑
读书人最大的敬畏恐怕还是命

陈丹青：中国文艺是一部悲苦文艺史 / 083

我愿有保留地说：中国处于最好时代
我一直是行动派，可是不让我行动
“那时”的年轻人比今天独立
用抓体育的方式办教育，那有多好
中国的现实教育了我
不要进中文系，没大学教育一样出人才



崔健：娱乐已变成一个集体行骗的行业 /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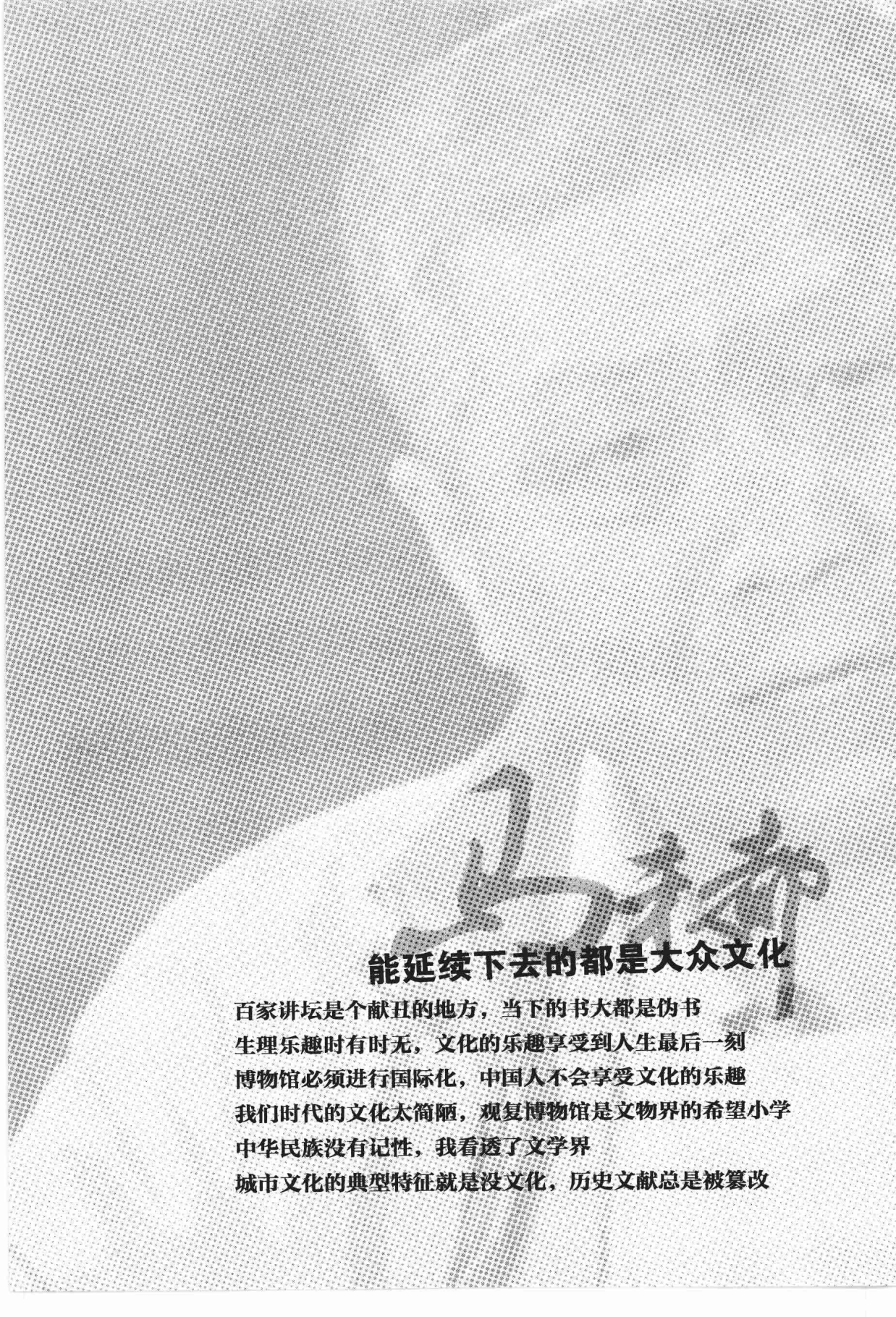
中国人早该有一种反叛的摇滚精神
我们的审美观与大众处于“公敌”状态
儒家文化是最典型的滋阴不补阳
中国年轻人只剩“性”，我们同样处境尴尬
当下中国文化处于“大顺拐”状况
音乐就是你脱口而出的东西

韩寒：中国人骨子里缺乏幽默感 / 147

我从来不遗憾没有上过大学
我还真是想调戏调戏文化人
中国人活得紧张，一点都不谦虚
我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我跟上海人不一样，我是乡下人
我可以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榜样

海岩：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很分裂的 / 205

这个时代真实与诚信缺失、过度商业化
本人最不相信爱情，但在作品中向往爱情
我不读书看电影，我是有精神洁癖的人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者
枪手写不出感动人的小说
网络时代让我怀才不遇



能延续下去的都是大众文化

百家讲坛是个献丑的地方，当下的书大都是伪书
生理乐趣时有时无，文化的乐趣享受到人生最后一刻
博物馆必须进行国际化，中国人不会享受文化的乐趣
我们时代的文化太简陋，观复博物馆是文物界的希望小学
中华民族没有记性，我看透了文学界
城市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文化，历史文献总是被篡改

马未都，1955 年生于北京，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工人、当过编辑，观复博物馆创始人及馆长。

2008 年初，马未都登临《百家讲坛》，讲收藏，讲文物。

当时的他已是收藏界的名人，也常在一些电视节目上露脸，但他并不满足于那种着重讲述自己收藏传奇的娱乐节目，希望有一个更重文化和学术的平台。

而《百家讲坛》也不介意马未都毫无师承、一介草根的背景，认为他既是收藏界专家，又幽默博学、善于谈吐，正是极佳的主讲人选。

双方一拍即合，从此，《百家讲坛》多了一位借着收藏讲文化的主讲人，而马未都也再一次将《百家讲坛》引领至爆红的境地。

这也让马未都自己获益匪浅。从前他再有名，那也只是在业内，或是喜好收藏和文化的圈子里；此后他却红遍大江南北，成了普通大众心目中的新一位“文化明星”。

因此，他有了自己的专属粉丝——马扎，甚至有人不远千里而来，就为了听他讲一堂课；他借着“百家讲坛系列”出版了自己讲收藏和文物的书（《马未都说收藏》全五册，《马未都说》全三册）；他在签售会上签名签到手软，不得不特制印章以替代；到他的观复博物馆来求鉴定的人数不胜数，来自全国各地……

一时间，他俨然成了“收藏”的代名词。

说文化：百家讲坛是个献丑的地方，当下的书大都是伪书

何东：这两年央视的《百家讲坛》在老百姓里造就了很多文化名人，你当初是怎么跟它开始合作的？

马未都：朋友推荐。《百家讲坛》最重的任务就是物色主讲人，之前也讲了很多年，找过很多人讲，第一拨人都是顶级学者，霍金、李政道、比尔·盖茨 [等]。但是它没有普及，可能没有办法、也可能没有想去普及。当时并不红，后来通过阎崇年先生讲“清史”才慢慢地红起来，因为清代电视剧演得多，很多人急于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它就红了。阎先生七十多岁了，一辈子都在研究清史。



何东：就你自己而言，你觉得上《百家讲坛》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马未都：迫使自己加快脚步去做事。我算一勤快人，但是也偷懒，很多书在心里想了很久，但就一直拖着。但《百家讲坛》不让你拖，你上了这个船下不来了，得航行。我得讲近五十堂课，简单地说，得喋喋不休地讲两天，我得备课。《百家讲坛》迫使我把已掌握的知识重新温习一遍，很多东西要核实。因为它是一个献丑的地儿，是一个准学术的讲座，比其他的谈

话节目都要严谨。我上谈话节目不需要备课，上去就胡说，说错了也没有关系；那个可不行，你一上去有什么毛病一下子就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给你挑错呢。

把已掌握的知识重新温习一遍——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非常有限，过去小时候不懂，不明白岁数大的人为何唉声叹气、感叹人生苦短，现在就不行了。让我产生最强烈的感受的是我父亲的去世，当我把他在八宝山火化了捧着骨灰盒的时候，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原来知道亲人死都是祖父、曾祖父，离我远着呢；但当时就觉得排队也排上我了，我是长子，理论上排队都排到我这里了。也就是说，人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够挥霍了，拿笔来比喻的话，一头是起点，另一头是现在，但是翻不过去了，下一站没有这么长。

马未都的父亲一生戎马，抗战时和日本人拼过刺刀，解放战争时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曾侥幸躲过落在身边的哑弹。

对于战争和战争给他留下的一切，他从来都相当淡然，只是说，“桂花谁都挂过，军人嘛，活着就是幸福了”。

马未都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好，讲起父亲叫他的名字时总会在前面加个“小”字，“小未都小未都”地一直叫到他二十多岁。

15岁那年，他跟着父亲回山东探亲，为了省钱，两人只买了一张卧铺票，父亲让他先睡，他竟一觉睡到大天亮，起来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铺边，一夜没有合眼，他内疚不已。

父亲却只是安慰他说，他小时候还让祖父天天背着去念书呢。

马未都印象里的父亲乐观、坚强，似乎永远都乐呵呵的；虽然教育孩子的方式粗线条了一些，时常伴随着打骂，却也会在下放的干校里辛苦地为孩子们炒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几把珍贵的黄豆。

他父亲口吃，一生未获改善，却格外热衷于教儿子的同学们如何避免口吃，一遍遍教他们“口吃怕快，说话慢些拖个长音就可解决”。

达观的老人在罹患癌症之后，为了不拖累家人，主动要求停止治疗。父亲的去世让马未都哀痛至极，在2009年的《艺术人生》特别节目《清明》中，他面对父亲的遗像哽咽难言：“爹，我想你了；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跟你对话。我想

我总有一天会去找你，你等着我。”

说完，献花，三鞠躬，泪流不止。

何东：你爸爸是1998年去世的？

马未都：对。我父亲身体很好，就是突然之间〔得〕癌症去世了，癌长在主动脉上，72岁去世的。我跟我父亲感情比较深，觉得他那个年龄，那么好的身体，应该多活几年。但是我到墓地的时候，看那一溜〔墓碑〕，比我爹活得长的人可能就一个。所以人生——我们不想悲哀，我们也想积极，但它不允许。

何东：我父亲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女孩也在办丧事，真漂亮，才14岁，我一问是得白血病去世的。后来别人问我说，要去浮躁、去火，去哪儿好？我说去八宝山啊，到那儿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马未都：尤其面对至亲〔的离去〕很有感触。

我就是这个感觉，别空怀着这一肚子的学问最后就走了，加上我又能说，《百家讲坛》对于我来说有点取巧，省事了。这一套书出来50万字都不止。尤其是这种文章跟小说还不一样，〔小说〕写不过去的地方绕过去就行了；这个不行，你碰着问题了得硬碰硬地把它给解决了。现在的人愿意看这种社科类的书。

最近我看各报的排行榜，往往是社科类的书排在文学类的前头，比文学类的书销量大得多。有时候文学榜的前几名连总榜的最末都上不去。总榜上都是社科类的，还有一些养生类的书也算社科类的。

现在的老百姓很实际，掏钱买书一定是觉得这个书有用，所以有很多书是养生的，自己给自己治病，《求医不如求己》这类书卖得很好。现在的书也确实有问题，大量的书我认为是伪书，是没有学问的学问书，只有学问的名，有的干脆是老内容新名。

我就上过这个当，买了一本书回来一看，还是那本书，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名。我当时来不及看拿着就走了。

学术著作大都化过装，能延续下去的都是大众文化

何东：《百家讲坛》上很多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大学教授，你觉得你自己跟大学教授说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马未都：第一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框框，表述起来没有谁约束过我；第二是我应该算是有口才的人。

我不否认这个事，不用过于虚伪地谦虚，我是一个极能说又愿意说的人，从小就那样，不怵人多。也不是人越多越兴奋，关键是能不能聊，越刺激越兴奋。

我其实希望对手刺激，不太希望那种很平庸的问话。

何东：你真正被广大的老百姓接受，还得从《百家讲坛》说起。你曾说，如果于丹算鸡汤的话，你就是方便面，有什么不一样？

马未都：于丹讲《论语》正好是社会上很多人心灵需要慰藉 [的时候]。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后十五、二十年社会变化太快，大部分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

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年轻的时候都处在一个长时期不变化的社会里，那时候问人家年龄就知道人家的收入，多大岁数挣多少钱，上下不会差十块，社会财富比较均衡，所以大家的看法都一致。今天就不同了。现在大家不大适应这种高速运转，所以需要这种短暂的营养补贴，心灵鸡汤就是这样，喝一口很暖心，也顶一会儿用，大众需要这个。于丹讲《论语》大部分就是给我这种感受。

我说我是方便面，是说特别实际，对于收藏者而言我是一袋干粮，管用的。我自认为我出的这几本书，对于每个收藏者来说都是必读书，不读就太可惜了，我要是当时入门的时候有这么一本书那就省大事了。这 [书里的东西] 都是我摸索出来的，明白人能听出方法来，一般人就听一个故事，听一乐也行，能听多少听多少，但是不可不听，也不可能白听，听了一定有用。只要你 [听了之后] 喜欢——别说喜欢收藏，我觉得喜欢文

化——就够了。

何东：你说不管多大学问，讲述上一定不要怕浅显，用浅显说复杂是一个本事。那你觉得这种学问需要用什么来衡量？

马未都：我觉得关键看要求。其实学术也应该是两极的，一极是象牙塔、尖端，那些事情只能在高端的人物中探讨，可能社会上就那么几个人[懂]，甚至高到最后一加一等于二，就是陈景润一个人，别人都跟他探讨不了；另外一极就是大众。

实际上我看过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准确来说就是在学术的幌子下的没有学术的学术著作，没有什么过多的内容，只不过写得佶屈聱牙，化装成著作。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学术上有好书，但是毕竟不是很多，所以才导致了现在学术著作抄来抄去。

何东：你觉得学术性的东西通过电视大众化是好事吗？

马未都：从民族文化的贯穿的角度我认为是好事，面越广对文化的滋生和绵延、延续越有好处。知道的人[越]多，这个东西延续的可能性越大；知道的人越少[就越难延续]，最后就消亡了。

我们很多文化都消亡了、没有了，就是因为知道的人太少，不知道它也就不能去感受它。能够延续下来的都是大众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定都是大众的。只有少数人玩的那种学术，基本上不能延续。

说相声：声音特像大师刘宝瑞，第一次试讲被观众笑毛了

2009年11月30日到12月11日，马未都入驻CCTV-3《快乐驿站》栏目，摆案“未都品宝”，专门讲解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的几个中长篇相声中所涉及的各种明朝文化知识。

马未都觉得这是沾了刘大师的光，也算是他与相声的一次近距离接触。

马未都讲课如讲相声，常将听众逗乐，“马扎”们就经常把他的讲课称作单口相声；他自己也喜欢相声，听得多，也有研究，说到相声的“重声不重相”说得头头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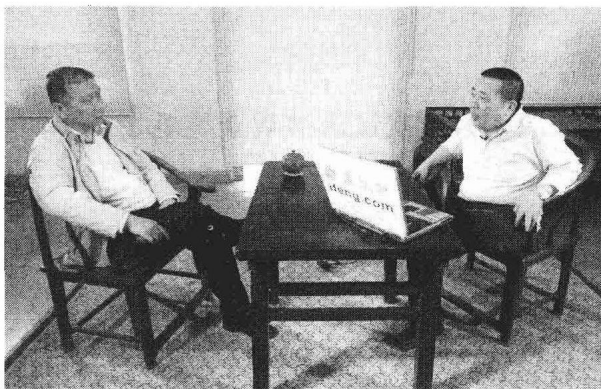
他说，讲相声，“长得越难看越有特点越占便宜，长得端正反倒吃亏了”；他还说，相声本来就是声音艺术，用声音的特点和表演来娱乐观众比挤眉弄眼重要得多；他又说，杀死相声的元凶是电视，因为电视让观众注意力集中于演员的面部和肢体而遗忘了语言本身。

马未都坦言，自己从没考虑过真正从事相声行业，不过他时不时地还是会给观众们来上一段，有时候是复述前人的名作（如刘宝瑞大师的《拉洋车》），有时候是讲个笑话或是自己的经历。

每次在《百家讲坛》开讲前，编导都会领着大家呼吁马老师“给大家来一段”，在自家的观复博物馆开讲的时候，他也会兴致上来说上一两个故事。他很懂得运用表情、姿态和声调的变化起伏来强化表演，也会很聪明地利用时间差来加强“笑果”——这些他从相声表演里取来的经，都被他化用到自己的讲述里面了。

何东：有人说你的口才跟你当过作家和编辑有关系，我倒觉得你浑身上下都是相声，以前有没有人说过马未都你怎么不说相声？

马未都：有人说过。我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在十三陵旅游，突然有一个人拉着我说你那声音特像刘宝瑞，他在“文革”前是非常有名的相声单口。我要说相声可能说不了，那得有基本功的训练，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是比较知道的，站在台上的时候想让底下的人无端地笑起来是很难的。

很多相声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成了一个品牌的时候他就简单化了，比如说马三立，他到了晚年，上台不用出声，一句话不说，底下也笑得不开场。

他有这个味了，行了。

何东：你的幽默感是从小时候就有吗？

马未都：可能是。文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描述事情上。但是这种能力仅限于描述亲身经历的事，描述别人的事肯定不行。我经历的事我可以跟你说得绘声绘色，但如果是描述别人的事就有困难，心里有一道坎，就是这事是不是编的，如果是编的我就有点跨不过去。但相声你必须编，要跨过这道坎。想把人说笑了挺难的。

何东：你认为比较好的相声，最低的门槛是什么样的？

马未都：我觉得想说好相声，最基本的是你能不能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把人说乐了，说学逗唱都不用，就上来给人说一个事看人能不能乐。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个，就不要说相声了。我们大量的相声演员都是说不乐人家就开始胳肢人家——你在台上出怪样那就属于胳肢人家。当然这也算是一路，可能有人喜欢。

何东：老相声你听得多吗？

马未都：听得多。过去的老相声特可乐，非常有意思。幽默这种东西有的是天生的。我觉得讲相声得具备几个先天条件，第一人长得有点逗，第二声音得有特点，再有就是有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这个没法学，有时候表述同一个事，同一句话，关键在时间的掌握，他晚半秒钟就乐了，这是天生的，没办法教。

我在《百家讲坛》一开始试讲的时候，脑袋里一直想着别笑，结果底下老笑，我就毛了。我下来跟他们编导说底下的人为什么老笑我呀，他说这太好了，很多老师想让底下笑，从头到尾底下一声不笑。但我还在控制局面，讲的时候还比较绷着，没有太放松地去讲。我觉得太放松了有辱《百家讲坛》的名声，另外人家会认为我很耍贫嘴。

我觉得《百家讲坛》要紧张一点，后来还跟他们探讨过，他说适度的紧张是对的，那样才能提起来，才有一个学者的风范。其实说相声也是绷着，真泄了他就没有办法说这个了，他是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何东：我觉得你在《百家讲坛》还不是你讲话的最佳状态。

马未都：肯定不是。在《百家讲坛》我有很多毛病，比如我老看稿，其实有时候可以不看，但我老觉得这是在讲课，怕万一跑了题。我也不习惯那种很假地停下来看，看完以后再讲，播的时候把停下的这一段掐下去。